

■朱高正曾推動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。

從台灣到香港

斷定「獨派」沒前途

朱高正反對親西方史觀 數典忘祖

他曾是台灣民進黨的創黨元老，如今則主張兩岸統一，反對「台獨」、斥責「港獨」；他曾開啓台灣「立法院」肢體抗爭的序幕，現在則認為台灣的民主已經變質，且對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衝突不以為然；他是留學德國的哲學博士，如今則主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。這是朱高正的特色、故事與人生。日前，來到香港的朱高正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，對自我經歷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描述。

文、攝（部分）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如今的朱高正，看起來似乎更是一位謙謙學者與慈祥長者的形象：白髮與眼鏡之下，從德意志的康德哲學到中國古典的諸子百家，學術的講授他能夠信手拈來，如數家珍。論及時政，則不改當年做「立委」的本色，聲色紅潤、中氣十足、立場鮮明。

「這是叛國，與言論、思想的自由已經毫無關聯。」談到目前在香港有人成立以「香港獨立」為宗旨的組織，朱高正給了十分清晰的定性式回答。在朱高正看來，追求「香港獨立」是沒有前途的死胡同，會讓香港陷入絕境，「每一個省都有自己的特色與文化，但是都屬於中華民族。」

「港獨」侮辱了「本土」概念

被記者詢問有關「本土文化」的問題時，朱高正給出了這樣的回答。他對記者說，從他的角度看，香港社會目前對「港獨」的反擊和批判力度還不夠大。他表示，「本土」一詞原本「非常接地氣」，但是「獨派」心術不正，將這一概念用來進行「反共抗中」的工具，實在是侮辱了「本土」，是「歷史的錯亂」。他更從學術的角度詮釋了「本土」可能變形的另一種可能：「任何真正的『本土』，如果沒有開闊的胸襟，就會成為人類學中的『內婚』(Endogamy)，逐漸蛻化，於社會而言不是好事。」

「香港社會難道還不夠『本土』嗎？上課用的都是粵語。」朱高正認為，香港與台灣社會完全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中，且歷史脈絡也不同。朱高正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份參與創立台灣民進黨，彼時更以全台灣第一高票當選「立法委員」。在台灣「立法院」揮出第一拳，開啟肢體抗爭的便是朱高正。

「當時的台灣社會，處在高壓之下，是持續了三十八年的『軍事戒嚴』體制，當時的衝撞，乃是為了終結這樣的體制、為了終止台灣當時的『動員戡亂時期』。」朱高正這樣解釋自己當年的「立法院」問政風格。但是在他眼中，今日的香港立法會出現的諸如「拉布」在內的議事文化，則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和正當性，因為今日的香港與當年處在政治高壓中的台灣完全不同：「港英政府時期，為何不抗爭？1988年時我來香港，就指責過這些反對派，他們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腳。」「拉布」在朱高正看來也是完全不必要的行為：「香港的反對派仍然留在舊時代的空想中，逢中必反。」

台教改失敗造就「流浪博士」

作為經常行走於兩岸三地高等教育界的人士，朱高正從高等教育的角度描繪了他眼中的台灣景象。「今天兩岸的高等教育，已經有了天壤之別。」朱高正表示，台灣失敗的「教育改革」，造就了特殊的「流浪博士」群體。

據了解，台灣早年推行「教育改革」，追求「快樂學習」、放寬大學入學門檻以及學校升格。不過後來不少學校失去生源，大量的博士

人才無法全職就業而僅能以時薪、日薪從事教育工作；也未實現大學「寬進嚴出」的目標。「八成以上的高校學生，一星期打工時間超過20小時；而到台灣的陸生出勤率則非常之高。」朱高正認為，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崩解了。他透露，不少擁有博士學位的台灣人，乃是前往大陸就業及尋找機會。

「民進黨已經出賣了台灣的民主。」朱高正認為，民進黨過去介入國民黨的內部鬥爭，完全背棄了創黨時期主張「內閣」制的立場，為了支持李登輝，而轉向支持「總統」制，使得今天的「總統」一職有權但卻不負責。「台灣的民主已經變質了。」他如是評價今日的台灣政治。

「民主不是最高的價值，也不是唯一的價值」，這是朱高正對「民主」一語的看法。他非常肯定地對記者闡釋：過去的二十多年，台灣一直都在走下坡路，而這種下坡路的肇始，乃是因為在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期，台灣官方奉行對抗中國大陸的政策，引致經濟衰敗。

「不懂得運用中國作為新興市場來促進轉運港的地位，所以高雄港被邊緣化了。」朱高正還說，台灣的人均GDP（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）從一萬美金升高到兩萬，居然用了21年之久。所以，在他看來，過去的二十多年，台灣在「下滑、吃老本」。

力主應有民族文化自信

在目前的中國，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解讀呈現出多元化的樣貌，歷史觀的差異也帶來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立場，朱高正則力主中國人應當要有自身的文化自信。

「親西方的史觀數典忘祖、不明是非，這些人本身對西方也是一知半解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也非常有限，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。」朱高正覺得，中國的一些學者乃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洗腦，對現代化的觀點缺乏自主意識，因而形成了歷史觀的變化。

在朱高正看來，親西方的史觀（例如單純從近代化的角度去淡化鴉片戰爭的侵略性質），與美化殖民統治其實並無分別。



■司南是人工磁性指向器，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指南裝置，背後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頗具現代價值。



■對於香港有人舉「港英旗」從事「港獨」活動，朱高正深表憤怒。

■朱高正表示要恢復民族文化自信。

■當年朱高正跳上了台灣「立法院」主席台，揮出了「議會的第一拳」。網上圖片



rofile 朱高正

出生：1954年10月6日；
台灣雲林人；
197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；
1980年赴德國波恩大學（University of Bonn）進修哲學課程，獲得博士學位；
1986年9月28日參與創立台灣民進黨，成為創黨元老；
1987年當選第一屆增額「立委」，開始「立法院」問政之路；
1990年因反對「台獨」而退出民進黨。

此後的朱高正曾組織過中華社會民主黨、參加過新黨，其主張兩岸統一的立場一直未有改變。淡出政壇之後，朱高正着力於學術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，目前出版著作26本，包括《允執其中：朱高正六十自述》。

話教育 憶往事

從政治活動家到學者，如今的朱高正，醉心於學術和教育，對下一代學子充滿寄望和關心。他對記者表示，中國大陸的學生面臨非常巨大的升學和工作壓力。這種壓力，要比台灣學生大很多，所以整體上，中國大陸學生顯得非常刻苦和用功，但是，思辨與創造力的訓練還略顯欠缺。他不由得回憶起了自己以前的求學歲月之軼事。

朱高正大學畢業之後，曾經想到過留學英語地區，但是是一位老師建議他去試一試申請德國的大學。「當時的我，完全不會德語，但老師鼓勵我說『學了不就會了嘛』，所以，我跑遍了台北的德語輔導課程機構進行諮詢。」朱高正回憶到。

但是他發現，如果按照德語培訓機構的課程教學進度，自己可能數年都無法完成德語的學習而赴德國留學。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決定自學德語。」朱高正至今都覺得，這是一個非常自豪的決定。整個自學過程用了多長時間呢？「八個星期。」朱高正的回答令人吃驚。隨即，他參加了全台灣組織的德語統一考試，他考了77分。

「我哥哥的班級中，有一個專業學習德語的人，考了72分，當他告訴我哥哥『你弟弟考了77分』時，我哥哥根本不相信是我，認為是一個同名同姓的人。」這段往事，朱高正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

■朱高正與本港大專生交流。

除教育和研究外，健康的生活也很重要，已經兩鬢斑白的朱高正有自己的養生法，對太極拳極為精通，認為這是一項在當前的美國非常流行、同時也能夠強身健體的運動。「有些人練的，是太極操，而不是太極拳；太極拳體現着深厚的傳統文化。」朱高正風趣地闡釋練拳的意義。

文：徐全

友論朱高正：孤獨的哲學家

應珠海學院之邀，朱高正不久前訪港講學。旅居本港三十年的台灣作家廖書蘭博士，負責協調他訪港事宜，她亦是朱高正多年的好友。談及朱高正，她形容：「這是一位孤獨的哲學家。」

「在我看來，朱高正是一位學問家，也是一位寂寞的哲學家。」廖書蘭這樣表達她對朱高正的印象。曾經從事傳媒行業的廖書蘭說，以前專訪朱高正時，最終以「寂寞的哲學家」作為訪問稿的標題。她對記者表示，愈是優秀的人，愈是寂寞，因為很多人不能與之同行，所以卓越者不容易找到自己的知己。在她看來，朱高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除此之外，廖書蘭還向記者透露，她曾經問過朱高正：台灣的民主由他掀桌而起，但今天的民主是他想要的嗎？朱高正的回答是：「始料不及，感到痛心。」

如今的朱高正，在廖書蘭看來，已經能夠做到喜怒不驚，而這一切，正是一位哲學家所具有的淡靜之風範。雖然，這



■廖書蘭博士(左)與朱高正。

已經是一位寂寞的哲學家，但也正是因為這份寂寞，才讓朱高正對時代的思考反而多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深邃。文：徐全